

走四方

走走金泽元代古桥

□ 赵韩德

山东有古雷泽,使人想起水草茫茫的平野与龙蛇出没的云天,而青浦的“金泽”二字,则令人眼前一片温润丰裕。“……白苧新袍入嫩凉,春蚕食叶响回廊……”金泽宋时名为白苧里,想来那是意味着家家满囤白色苧麻,织机声中吐出一匹又一匹夏布吧!

金泽镇建于北宋,多古桥,我由北向南漫步,一路看桥。木桥亲切,细雨烟柳掩映下,就是一幅水墨画;石桥厚重,默默横贯河上,经受日月星光、风雨晦暝,是大地的脊梁。

迎祥桥在镇南市梢,靠近古代白苧里,是江南少有的元代桥梁。这座六柱五孔梁式砖石桥,长34米,宽2米多,桥面无栏杆,简洁利落,飘逸洒脱。桥身薄,长虹凌波,潇洒如文采斐然君子。绿水倒映,四周树荫簇拥,黛色苍然。大青石桥墩,架设楠木,其上

铺板。板之上,用石灰糯米砂浆砌了密密的竖置青砖,铺出一道道花纹。桥面几百年的古旧青砖,如家乡之暗绿小径,与我浦东乡下老家以前的老桥一样朴素。不过,迎祥桥里那些不声不响的楠木梁却是“低调的奢华”。楠木何其珍贵,故宫的大殿里有,周庄的张厅里有,而金泽的迎祥桥里居然也有。

我沿河南下到总管桥,用人名来命名一座桥,其中必有故事。桥北堍有总管庙,本是元代金泽一位总管金元七的生祠,可见当地百姓对这位“父母官”的爱戴。总管老爷是开封人,到金泽为官,为百姓带来福泽。我忽而记起王强教授《碑志春秋》里提到的一件元代轶事。皇庆元年(1312),汴梁路军政官达鲁花赤到鄢陵县,欲为孔子立碑而觅石。乡人于河中捞得一石碑。他花钱买下,想将其磨平刻制。但仔细一看,此石竟是东汉《尹宙碑》,顿时恻隐之心大动。这位达鲁花

赤曰:“碑历一千二百余年,故物举一废一,有所弗忍。”遂更以新石,并旧石附立庙庑……这位爱护文化的贤官,为鄢陵士民口碑称颂。正因为他,这块东汉古碑至今仍完好保存于鄢陵文庙之内。总管桥是一座单孔拱桥,又叫放生桥。河水如镜,石桥似弓。庙旁桥畔,每逢进香节,香客和农人,熙熙攘攘,络绎不绝。

再往南就是如意桥了。这座单孔弧形石拱桥,始建于元至元年间,全部为花岗石打凿砌成,粗犷雄壮。桥面凿有盘龙,右端有如意图案。桥柱刻联:“化险境为坦途,千秋如意;赖博施以济众,一路平安。”如意桥敦厚壮实,倒影映碧水,成虚实相接的大圆,夜月下想必尤美。“横桥远画如游龙,明珠落水长河中”,我远近左右地为它拍照。桥边石块缝里,密密麻麻长满野花野草,葛藤累累,如猛士紫面苍髯,引得往来之人皆为之驻足。

□ 思旅

年初,我在朋友圈刷到一条“点亮你的旅游地图”的短视频,顿时来了兴致,赶紧回溯过往的旅途点滴——全国23个省,虽然是蜻蜓点水,却也尽数走遍;集齐直辖市的打卡记录;领略过香港与澳门的独特风情……不知不觉间,我已走过这么多路,见过那么多风景。内心有满满的惊讶,更藏着满满的愉悦。能有这样的经历,此生有幸!

回想当年,学电脑需要网名,我随随便便取了一个网名“快乐思旅”,伴随至今,仍喜初衷——“思”快乐探人生,“旅”开拓前行的路。

人生的阅历,真的很像一幅拼图——工作,是支柱,是安身立命的根基;家庭,是拼图中最不可缺少的暖色,有牵挂,有温情;留给自己的便是旅行,它能带来的,远不止惊喜。旅行,只占人生轨迹的一小部分,却像小日子的转换键,按下就能给我平常的岁月添些鲜活,给“记忆库”囤点新料。

年龄渐长,我也曾思考旅行的意义何在,细细琢磨有了答案:旅行变换了生活方式,是给自己辛苦工作的一份奖励。变换节奏,看看别处的山高水长,尝尝别处的特色美食,再做平时没机会做的事,结识一些新朋友,打开看世界的另一扇窗。不少旅友让我受益匪浅,见识了多样的人生——一位旅友总在朋友圈准时分享二十四节气,让我得以追寻大自然的节拍;一位旅友热情爽朗,我们还有了两次出国同游的缘分;还有一位近八十岁的旅友,乐于分享健康饮食,她的营养早餐成为我的学习模板。

人生,没有标准答案,旅行让我们在奔忙中体味万千种活法,读懂了人生。步入人生下半场,我常在闲暇时光翻阅自己的“记忆库”:凝视着冰箱上的纪念贴,抚摸着旅行带回的各式小物件,翻看一百多个“美篇”的旅行相册。心中更加清晰的是,人生不会千篇一律,每个人都是一本藏满人生阅历的书。看过人间百态,饱览过山河辽阔,我们终究会学会如何从从容容过好自己的小日子。

旅行,人生珍贵的阅历

老有所乐

戏迷朋友

□ 杨建明

退休后,我报名参加了老年大学京剧班学唱京剧。时间一长,结识了不少戏迷朋友,彼此互帮互助、相互鼓励。其中几位,给我印象尤为深刻。

赵大哥今年83岁,唱老生,功底好,韵味足。以前在单位里每年岁末联欢会上,他的京剧唱段都是作为压台戏出场。他说对京剧的痴迷,早已渗透到自己的骨髓里。前几天,他激动地把小孙子对他说的话告知我:“阿爷,你要坚持唱京戏,把身体练得棒棒的,等我考大学那年,您才95岁。”

钱大姐曾是一位厂工会干部,退休后有一种失落感。她的闺蜜知道后,鼓励她去体验一下国粹京剧。一段时间下来,京剧的魅力彻底征服了她。在一次社区演出中,她唱了一段《贵妃醉酒》,获得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。她也一改参加京剧班之前的萎靡状态。后来在一起学戏时,我俩互相勉励,成了亦师亦友的朋友。

孙先生小时候学过武生,但能唱老生也能扮花脸,一招一式很地道,京胡也能拉上几段,可以说是京剧班里的“角儿”。他也是位热心人,主动帮助一些基础薄弱的学员。我起初学唱时,经常荒腔走板。课余时间,他总是耐心来辅导,这让我十分感动。

大老李原为某区文化馆的负责人,我们都唤他“班主”。他人缘好,朋友多,常组织我们外出演

唱。有时需添置一些服装及小道具什么的,他总是自己悄悄掏腰包。大家提出各自分担一点,他说:“我拿出部分退休金,花在让自己和大家快乐的地方,是件很有意义的事……”

我从“小白”一个,到现在能在舞台上学唱一些京剧唱段,还得感恩老师的悉心指导和戏迷朋友的热忱帮助。记得首次上台演出,我紧张得声音发抖,好在观众给予了鼓励的掌声。学唱京剧以来,我的退休生活也变得精彩起来。令人欣喜的是,以前常容易伤风感冒的我,如今精气神越来越好了。



傍水人家(水彩画)

徐宜超作

忆当年

40年前我见到的机器人

□ 桂乾元

我国改革开放初期,笔者有幸到德国海德堡大学进修,同时教授外国人汉语。当时两德尚未统一,我去的海德堡市属于西德。

刚到那里,一切于我都很新奇。有一天,我在海德堡市政厅西侧广场边的一个书摊前浏览报刊,突然间看到不少人围在广场北侧的一家电器商店门前,还不时传来笑声和叫声。出于好奇,我赶忙走过去看热闹。一看,原来是一个矮个子机器人正“步”出店门走向广场。这小家伙的身高看起来只有七八十厘米,方方正正的身体像个大号拉杆箱,上面装了个小方头,眼鼻嘴也是方的,矮短的手脚也是方的。小家伙脚“蹬”橡皮轮

子,说是走路,其实是靠轮子滚动向前。它的两眼放着红光,一闪一闪的,边走路边在嘴里重复着简单的话语,大意是“您好”“对不起”“请让让路”“欢迎光临”等。时不时地,它还会举起右手,做出敬礼和致谢的动作,让人觉得非常有趣,不禁让我想起捷克电影《好兵帅克》中的帅克来。

小家伙精神抖擞地在广场上兜了一圈,然后就回到电器商店里去了,估计是电量不足了。显然,它定期“走”出店门,是为这家商店做广告,招揽生意的。与现代智能机器人相比,这种机器人无论是功能还是外形,恐怕连“小巫见大巫”都说不上。但在那个全球科技水平还相对落后的年代,还是让人感到震惊。

在海德堡主街的一家百货公司门口,

我还见到过一个高1.7米左右、宽1米多、厚半米左右的“大铁柜”,上面悬挂着写有德文“算命”字样的横幅。参与者输入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和性格特点等基本资料,它正面四边许多红红绿绿的小灯就会闪烁个不停,还会发出咕噜咕噜的怪声,不一会儿就从一个口子里吐出一张纸片来,上面写着对“未来”的预测。出于好奇,笔者也去凑热闹算过一“命”。说来也有点好笑,那纸片上写的就是一些有关学业、恋爱婚姻、家庭生活、工作成就等的信息,大多是好话,也有几句不痛不痒的“警示”。从工作原理来说,它的结果也是靠收集到的数据,按预设逻辑“对号入座”生成的。如果给这个“大铁柜”换上人的外形,那它不就是一个“算命机器人”了?